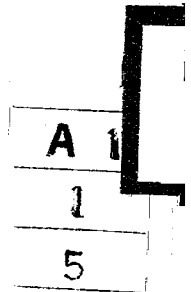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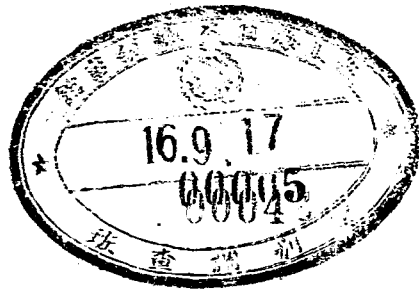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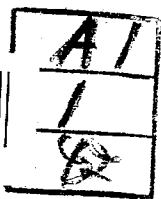
叢書第七種

戰爭與婦女

合子
嫻遺
合著







MG
D440
26

「戰爭」與「婦女」

令嫻 合著
子遺

世界上一般的人士都喜歡嘲笑我們中國是一個頂愛和平的國家，所以中國人平日就不愛言戰，凡事都不可動武，既動了武，最好是化干戈爲玉帛，男子如此，何況婦女？不錯！我國女子自古昔以來即以「柔順」爲賢的，老實說這也是婦女的的天性使然，不單中國是這個樣，各國也是這個樣。但我們中國雖是吃了文弱的虧，若遇着國家或社會發生危險與事變，就是女性也會不顧一切，挺身而起，做出一番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的事業，這真是像古書上所形容的「今夫水，天下之至柔者也，搏而躍之可過頰，激而行之可在山」一樣！試看葡灌木蘭梁紅玉沈雲英那般統帶或參加過軍隊的女將軍，豈不是因爲環境的逼迫，而使弱女子也能勝剛強之任的明證嗎？再說一般婦女都是富於情感的，其藉以發洩胸中憤懣的詩歌文學也是特別的夥，現在試徵引歷代的作品以說明他們並不算是完全怯懦膽小的人，如後蜀孟昶的花蕊夫人所作的「奉召行」說：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宋李清照的「夏口絕句」說：

「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雄鬼！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

元鄭允端的「擬搗衣曲」說：

「男兒遠向交河道，鐵馬金戈事征討；邊城八月霜風寒，欲寄戎衣須及早；急杵清砧搗夜深，玉纖銅斗磨貼平；裁縫織就衣裙襖，千針萬線始得成；封襄重重寄邊使，爲與夫君奮忠義；好將勳業立邊陲，要使功名垂史記。」

明吳文裳的「聞鐃節婦淑英倡義勤王」說：

「天網竟墜地，倡義滿方隅；白面譚兵有，紅妝殉國無；王章還有女，呂母本無夫；我亦鬚髯者，深閨媿執殳。」

清艾默的「和母寶劍篇贈兄」說：

「床頭夜半雙龍吼，光攝羣妖暗星斗；風雨霹靂一瞬間，木拔沙飛石亂走；古來神物本平常，遭時遇主生晶光；拂拭霜花將解贈，時無烈士空徬徨；空徬徨，莫太息，木蘭唧唧當戶織，阿兄年少射白額，歸來塵掌看太白。」

這樣隨便的選錄了幾首，便可知都沒有「一點兒女子的脂粉氣味」，所以外國人輕視中國男子貪生怕死，其實女子也是英氣勃勃，若有必要也不怕犧牲性命的。據一個富有戰鬥經驗的軍官說，全中國

女性大概以廣東婦女算是頂厲害的，在該省的東江區，男人只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故除掉一切生產的工作差不多完全落在她們的身上而外，即攜帶槍械開赴火綫，亦很有極高度的忍耐力；其次也許是福建，湖南，廣西等地方，在那裏的婦女的身體大半亦如男人一樣的強硬壯健。因此可知從兩年前蘆溝橋事變中日兩國演成全面戰爭以來，據可靠的統計，我國抗戰的勇士陣亡的大約有一百萬人，受傷的也有一百萬人左右，其中女性想也不在少數，這樣就可使世界上的人士都知道中華民族並不是可以容易征服得了的，即懷抱極大野心的日本方面也早已經透露出講和的空氣，在這個緊迫關頭，我們婦女界究竟應該抱持一種什麼態度呢？我們不妨打開窗子說亮話，婦女在生理的關係上是和戰爭的狀況很不適宜的，主要的原因還是訓練的問題，又在戰鬥的動員上，我們婦女却應付不了迅速的行軍，亦不能勝任攜帶必需的用品，又因生活萬分困苦，故我們婦女得病的機會總比男人來得多。而且我們婦女在母性上更是生命的源泉，因為婦人與所生子女之間，實有一種特別的因體關係，誰都知道婦人對於子女的養育是費盡苦心的，所以婦女對於人類生命的保全，比較男子實在是一種特別的感觸，因此之故，婦女對於喪失多數生命及擾亂社會秩序的戰爭，通常都是表示一種畏懼，厭惡，反對的態度，試以某女士所說如下的話為例：

『婦女在太平時代吃盡男性的虧，還不算數，到了民生凋敝，匪盜蜂起的時候，尤其要遭毒狠的

厄運。歷史家只知記載朝代的變換，歌頌新朝的興隆，誰亦沒有明白這一變化之下，不知有幾千萬的婦女備受惡徒悍賊的淫辱玩弄，幾百萬的婦女慘遭流氓兇卒的擄掠殺戮！而尤可痛心的，新朝的帝王將相便是前朝變亂時的叛兵土匪，他們誰不會淫人的婦女，殺人的夫父？及至功成事定，昔時的暴徒今皆佔在高位，被他們淫擄而苟全一命的婦女都變做他們的妻妾奴婢，而她們只能傷心飲泣，誰敢作聲？及至開館修史，欲保祿位，誰敢記載婦女的慘遇？但這樣暴虐的事實，他們縱欲掩飾也終有所不能，我們只要細心考察一切著作，字裏行間，便有許多痕跡可尋，不說別的，只要根究那些開國之君的后妃是什麼出身，從什麼地方得來，便知道了。……幾十萬年來的男子常因爭權奪利而起戰爭，每次戰爭不知要殺傷幾多人，這些人不知費了幾許慈母的心血氣力纔得成了，這些慈母不知爲了哭子而掉了幾許眼淚？可惜自十月懷孕，三年哺乳，茹辛受苦，撫養成成人，談何容易？而一頓刀兵，萬頭落地，竟無人顧念及此！男子獸性未除，智力不進，豈非最可痛心的事？……」

這些話說的一點不錯，其實不必遠徵古史或牽扯到幾十萬年的事，我們就放眼看看最近一二十年來的中國和世界是一種什麼的景象？這也就够令人傷心吊淚了。某將軍所著「兵的改造與其心理」一文就說過：「打了一個市鎮，第一天搶錢，第二天刮色，第三天就賭，這是中國的印板工夫。」又說：

『要他(兵士)能够打戰，自然要講操練，然而一方面，也要他們有姦淫擄掠的興味。』這樣所以如某氏的「東南烽火錄」即記載着民國十三年「蘇浙戰時，有黃振魁部砲兵，乘船過常州西門，見岸邊流婦，大肆調笑，婦責罵，兵士怒擲之，非置之死地不可，其夫馳至，跪地哀求，鄰右亦爲之哀懇，均遭拒絕，結果，由營長向其夫給洋二十元云：「此婦你不必要了，再娶一個罷！」如是夫啼婦哭，岸上觀者亦爲之下淚，而此婦於威喝悽慘聲中竟被捆載以去。」像這種慘事，在我們中國真是司空見慣，何處處有？何時處有？惟這裏所述，或許還是只限於封建野蠻像我們中國這樣腐敗落後的社會纔有那些黑暗無天日的怪現象，但在號稱文明自由，尊敬女子之邦的情形又怎麼樣呢？上次歐洲大戰，德國軍隊在所佔領的法比兩國區域以內的獸行，固足使「神人之所同憤，天地之所不容」而俄法英美各國的兵士又豈盡是「紀律嚴明？」何況那時大多數的婦女亦參加後方的工作，其結果就如爾文氏 Lewis 所著「將來之大戰」The Next War 一書所會舉過的一個實例說：

『逼近倫敦之務耳奔製造軍火器械之大工廠，製造鎗砲炸藥子彈無算，大戰告終之前，婦女之工作於是廢者，其數幾等於男子，是廠也，時廠也，時爲德人之飛機所寇犯，德之所以注視此廠者，實以苟能毀炸之，則不啻敗沒數師團之共也。昔時戰事，殺一婦女，無關重要，故例有禁殺婦女及不交戰之平民，今時戰事，殺一婦女，則有關大局矣。』

又說：

「迄今戰事所耗之精力，全係男子方面，雖有千百婦女，爲軍士所屠殺，然所殺戮者，絕非經選擇之精華也，故於女性方面之強度，尙無所損害，然於將來之大戰，則戰神對於婦女之此種愛護，必將終止，蓋婦女已自證其重要於間接軍事上之襄助，故亦因軍事上之必要自陷於殺傷之數。這樣講來，是婦女之不能避免戰禍，乃係「咎由自取」的了。」

一一

最可慨歎的事是婦女既不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乃國家又把生育未來的戰士——兒童——的責任彷彿刻不容緩的要婦女們負擔起來，試省近日報章所載，關於法國政府爲鼓勵人口增加起見，曾規定「每對新夫婦得用公款二萬佛郎，年息兩釐，日後該夫婦若生育一嬰孩，則可減去借款之三千佛郎；若生第二及第三嬰孩，每育一孩得遞減五千佛郎，若生育第四嬰孩則所餘之七千佛郎亦無須清償，易言之，每對夫婦生四孩後，所借公款兩萬佛郎作爲完全取消矣云」從這一段事實看來，使我們想到上次歐洲大戰的時候，有名的法國霞飛將軍就會給法國軍人四日假期，（且附有最大展限的自由）在這四日的假期中，可以得到選擇戀人的權利與競爭的結婚。原來法國在平時的状态，對於未婚者和有許多

子女的人，都要徵課一種稅金，其對於已婚者和有許多子女的人就都可以免徵，所以這次法國政府所公佈的，不過是對於防止人口減少的手段，更加露骨的表现罷了。

在我們看來，結婚一事，從國家的立場，差不多完全只有爲繁殖人口，增加兵額的意義，所以因此纔想出許多法子來獎勵生育以供給他們做戰爭的犧牲品，若自人道方面說起來，不是極其殘忍慘酷嗎？我們要是不要太健忘的話，就該記得那次交戰諸國所斷送的青年男子，其傷亡的數目實在令人驚心動魄。據一般的統計，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動員爲六千萬人，戰死的數目大約就有七百八十萬人，佔總數百分之十二；負傷的數目大約有一千八百七十萬人，佔總數百分之三十；死傷合計，實達二千六百五十萬人之鉅！故從那次空前浩劫之後，人口就極形減少，各交戰國對於此事都非常憂慮，於是爲防止人口減少起見，纔想出許多法子來，以圖補充救濟。法國的情形已如上述，至於把自由當做「第二生命」的英國又是怎麼樣呢？原來在英國也居然有人提倡創立傷兵結婚協會，其宗旨即在使這次戰爭因爲負傷成了殘廢的兵士結婚，以使其子孫繁衍，而要實施這個主張，就必得訴諸婦女的犧牲精神和愛國心，於是在這種情形下面的婦女因爲她們不能不担负養家族的責任，所以就給她們和男子一樣的工銀，還有許多時候，因爲要使她們容易結婚，就給她們種種津貼。惟另有規定，即凡與傷兵結婚的人，無論男女都不能自由選擇，只由醫生參與其事，根據婦女各人的情形，使他們得以匹配適宜，

身體強健的女子就使她嫁給不能行動的男子；盲目而貪慾很好的男子，就使他得娶一精於烹飪的女子等等，完全把萬物之靈的人類當做毫無感覺的生殖機械，在理智上真是萬萬說不過去！

此外如德國一向勵行軍國民主義，因此爲了喜歡侵略的關係，更是大爲獎勵生育，在上次大戰的時候，德國人士爲使青年男女容易結婚起見，有一部分人主張設立結婚局，又有一部分人向政府提議，對於傷兵應當給他們一個成立家庭的機會。其餘如德國的所謂思想家，原來就有主張一夫多妻的，自開戰以後就愈形增加。總而言之，他們是從人口漸漸減少因而講求防止的方法上承認男子可以多妻，同時並認爲婦人生子也是爲國家，故自愛國的理由而主張一夫多妻的制度。直到現在，納粹黨執政，更變本加厲，該黨主義中最重要的一項卽爲一種新的人種觀念，根據此觀念，則認爲每個人都有一種自祖先遺傳下來的東西，這種東西是既非教育又非環境所能改變的，每個人對於國家算是有益或有害，也將憑他所遺傳的東西的優劣而定。因此，腦迪克人種乃是健全人種的最高代表，故凡一切外來的人種皆必須加以清除掃除，使其恢復原來純正無雜的質地，並且須盡力使此人種繁殖，德國現在至少需要着一千二百萬個健全的兒童，纔使國家可以仍然強大起來，凡有着傳種接代能力的婦女便應該感覺到這個責任的重要，應該儘量的爲國家產生兒童，並在兒童成長的時候便須以這樣的種族觀念教育他們。美國某著名歷史家會對納粹黨的教育方針有這樣的描寫說：

「德國教育之目的在於產生出一代完全受黨義訓練的青年，除了黨的學說和思想，他們不得有旁的概念；他們可以輕視別的種族與人民；他們將訓練好一個健全的人格，一副狹窄的頭腦，準備爲國服務——戰爭。」

同時，在德國也有一本專爲教師們寫的書，作者於頌揚了一番黷武精神偉大之後，就轉到女子教育觀點上說；「黷武教育不僅限於男子，女子也應該接受，因爲要是不然的話，她們稍微有點訴苦悲痛，或其他的些小麻煩勢必要妨礙男子的作戰精神。……因此之故，婦女也必須在精神上心理上參加作戰，並準備着犧牲她世界上最親愛的人。」這樣的思想在和平時就得灌漑給她們，使她們感覺到唯有一個武裝的男子纔是真正的壯夫好漢。

這樣說來，我們全世界的婦女，若不早日覺悟，而把所謂性的道德觀念，完全闡揚認識出來，若僅只將人類最應重視的戀愛感情通通拋棄，而爲褊狹的愛國精神所麻醉迷惑，心悅誠服的承受所謂國家的出產的希望，則二十年來婦女們所養育的兒童除了充滿新的墮壞以外，更沒有什麼效果了。所以現代的女流大思想家愛倫凱氏就會說過：

「若果婦女明白過去的錯誤觀念，恐怕已經不願意再產生這種供給戰爭使用的兒童了。她們對於從來的命運，及無現實的多產，或將起而反抗，倘若多數婦女對於從來她們自己所服從的錯誤的

多產主義起了反抗的時候，男子也祇有走向人類經濟的道路上去，首先就要將今日這種戰場上的浪費改革了罷。」

這些名言，到了現在。尤堪回味，我們牽勸東西各邦的野心家，不要再殘民以逞，將人類作爲芻狗了罷。

三

戰爭的本身固然是萬惡，但也有人還堅決的主張無論在那一個國家，每經一次戰爭，其所有男性雖在平時極端的飛揚跋扈，專橫暴虐，但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也能澈底覺悟像我們這般柔弱無力的女性對於社會的貢獻是有不可以隨便亂加以抹殺的功用的，於是所謂「婦女參政」與「婦女職業」等多年懸而不決的社會問題都有相當的改善的趨勢，其實也應該抱持過度的樂觀態度，我們現在且先來說一說「婦女參政問題」。

提起戰爭可以促進婦女參政的實現，就不免有人會聯想到美國在南北各州因解放黑奴而發生衝突流血之後，那時美國的婦女都通通受到「黑人參政權問題」的刺激，而先以聯邦議會和聯邦憲法的修改爲運動的對象，後來又以修改各州的憲法爲主要的目標，雖然也有些微的成就，但還是要到美國參

加上次歐戰以後，婦女們對後方工作實在很露過一番頭角，使萬目共覩的優良成績即頑固到了極端的人，也無法來否認，於是善於把握時機而又開通明理的威爾遜大總統竟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纔致書於聯邦議會，請議會從速修正聯邦憲法，使婦女參政制度得早日實現，直到次年七月，參議院纔有修改憲法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表示可決的票額。美國雖號稱爲最能尊敬女性的一個自由之邦，婦女們又能對於國家「鞠躬盡瘁，勝而後已」，也還要有很多的波折，纔爭取得到憲法上的這麼一個條文：

「合衆國市民的投票權利，不得由合衆國或任何州以性別之故而拒給或減少。」

至於在有名守舊成癖的英國社會裏，素以紳士自視的男性看到自歐洲大戰開始以後，即在平日最稱熱烈喧囂，行動逾軌的那些從事婦女參政運動的婦女們也忽然改變常度，埋頭苦幹，爲祖國効忠。在這些婦女裏面，有些是担任軍隊的後方勤務，或担任汽車的駕駛，或担任軍需品的製造，或担任各種的救護事業，以直接援助戰爭的進行；有些又或看守家園，又或鼓舞士氣，又或慰問出征軍人與其家族，以間接効力於國家。因爲這麼一來，故會無幾時，而從前妄自尊大的英國男性所加於此等參政運動的婦女的惡劣批評，就改頭換面而一變爲無上的尊敬，於是在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大戰方酣的時際，英國政府所提出的男性普選法案即將婦女選舉的條項加入於法案之中，並同時聲明在國會審議此法案的時候，關於婦女選舉的條項，可與比例代表法之採否同樣，全聽諸各議員的自由意見，並不加

以黨議的拘束。因此，在同年六月二十二日，關於婦女選舉的條項，便以三百八十五票的多額對五十票的少數通過於第一議會；至同年十二月二日，又以多數通過於第三議會；更至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一月十日，又以一百三十四票的多數對七十一票的少數，復通過參議院，所以到了此時，英國的婦女在法律上纔因劬勞戰事的緣故而獲得國會議員的選舉權。

此外如法國是近代「民權運動」的策源地，亦即是「權女運動」的策源地，惟女權運動多跟隨着革命運動而興衰無常，起滅不定；到了歐洲大戰爆發之後，英美婦女因為女子出征，國內空虛，而自動的起來做後方工作，居然達到參政之目的，法國婦女看了自然不甘落後，於是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二月巴黎全市都貼滿了婦女運動的標語，有如：「法國婦女所以要求選舉權的理由：第一是爲保護她們自己的權利，第二是爲在所謂國民的資格上也應該盡自己的義務。」這次運動的結果，實足以促成婦女參政權的獲得，所以同年的五月二十日，法國國會就通過所有一切地方自治團體婦女均有選舉權的議案。其餘諸國如比利時在歐洲雖有政治上之新制度的「實驗所」之稱號，但比國也與其他拉丁系統諸國同樣，直至近世，婦女在政治上仍然是全無能力，惟自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打破了永久中立的迷夢，以蕞爾小邦，居然能够力禦強寇，抵住德意志「其鋒不可當」的精兵於布魯舍與拉鐵壁兩地方之前，使其在十餘日之內不能越雷池一步，後來比京淪陷，德軍激怒，恣意報復，殺戮頗

多，幸經英法美各大國的援助，終於恢復所有失地；（須知今日中國之情形與當時的比國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到了大戰結束，比國政府爲酬勞死難烈士起見，纔在修正憲法的時候，對於陣亡者的母親及寡婦，都一概給以議員的選舉權。同時又規定國會裏面若有三分之二以贊成婦女有選舉權的，則凡二十一歲以上的女子皆給以議員的選舉權。又如義大利是以舊教（天主教）爲中心的一個國家，婦女們的參政要求，似乎比較法比兩國還不容易得受政府的容納，但在歐戰告終，尼提里內閣亦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草擬婦女參政權案提出於國會，卒得衆議院通過；一九二十年（民國九年）內閣又提出婦女公民權案，衆議院亦無問題予以通過；至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秋季，墨索里尼更履行他自己在萬國婦女參政大會時所宣布的口約，交由國會一字不改的通過所謂婦女選舉法案。

以上所述皆爲戰勝國的情形，而德奧等戰敗國也是如此。德國在一九一九年八月所頒布的聯邦新憲法，其第二十二條即規定：——

「議員以一般平等，直接祕密，遵比例選舉的大原則，由年滿二十歲之男女選舉之」。

根據此條，德國第一次選舉婦女議員纔能在國會裏佔了三十六席，吁！可謂盛矣！這樣看來，戰爭對於婦女參政實在賜給了無上的利益，其實我們且不要如此過於高興，在別方面說，正因爲國家窮兵黷武的關係，男性舊日飛揚跋扈，專橫暴虐的真面目又復呈露出來，試即以德國爲例，納粹黨的創

始人希特勒隨時都在大聲疾呼的喊道：

「男子的世界是國家，是他的爲社會而奮鬥，是把自己獻身給社會；這樣我們便可以說，婦女的世界是較小的一個。因爲她的世界是她的丈夫，她的家屬，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

再如該黨所發行的小冊子也在反覆不斷的說：

「婦女是屬於家庭的，流行着的五「W」口號已經很完備的給她們劃定了一個生活圈子。（按德文裏的廚房，貯藏室，育嬰室，病室和教室五個字的第一個字母都是「W」，此即爲「五W」口號的來源）。」

於是該黨上下遂一致努力推翻並掃除了一切婦女先前所獲得的權利與地位，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德國婦女運動的組織與團體正和其他許多的組織與團體都被壓迫着很迅速的烟銷瓦解，各種集會也被很嚴厲的取締與禁止。一切婦女不論其職位的高低，都與猶太人，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反對國家的份子」在這年的「春季大掃除中」一併犧牲掉，回想往事，不啻是春夢一場！所以說：

「戰爭固足以促進婦女參政的實現，戰爭亦能推翻或掃除婦女運動者多年所努力得來的成績與基礎」。

我們婦女實在應該要澈底的覺悟男性的可畏，與惡恃戰爭來取得平等地位的沒有確實可靠的把握

，「天助自助」，我們還是從自身方面去改進罷。

四

「婦女參政」既已說過，現在且說一說戰爭與「婦女職業的關係。誰都知道通常男子所以壓迫並且挾持女子的最大原因，就是男子對於女子有扶養的義務，女子是靠男子生活的。男子既盡了生產的義務，當然便有支配女子的權利，如果女子不服從，男子便可以拿斷絕經濟的關係來威嚇，所以要提高女子的責任心，自尊心，便只有從經濟獨立方面下手，但話又說回來，在今日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還常有失業的嚴重問題擺在眼前，到處都是人浮於事，那裏還有我們婦女插足之地？好了，天發殺機，炮聲一響，青年壯丁全都開赴前線，於是各機關，工廠，商店等都極感覺人材缺乏的恐慌，於是就如上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各國的職業婦女不知增加了多少倍！伍純武氏所著「法國社會經濟史」有說：

『……此時，在一切的交戰國中，大眾的婦女出來代替男子的勞動。不管是在工業，商業，農業，或其他生產事業方面，以前婦女所未會參加者，現在都有婦女在工作。以前在許多實業中，譬如在紡織工業中，婦女工人之雇用，是由於他們工資之低廉，可使成本大為減輕，但是，當戰爭時期之使用婦女，都是爲了男子工人之出發前線，在實業中缺乏了人力，苟不雇用女工，則社會

經濟生活，便難以延續的原故。……………

「法國勞工部曾經調查了五萬二千二百七十八個實業經濟單位，在戰前此等實業經營上所雇用的勞動者數共爲一百五十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人，其中男工爲一百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五人，女工爲四十八萬七千四百七十四人。……戰爭繼續延長，多數男子勞動者均調上戰場，故女工人數，當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七月，即增至四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九人；一九一六年七月，復增至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零一人；一九一七年一月，又增至六十萬零七百五十九人；一九一七年七月，更增至六十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一人，較戰前增加十三萬九千四百零七人，而較一九一四年八月則增加四十二萬七千七百七十四人之多。……………」

此外如英國也是在一年之間，平均就要增加女工三十餘萬；即如從事「自由職業」的人們，如英國在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業醫的女子共只七百人，戰事發生以後，竟增至數千人之多。女教師本來在歐美諸國是司空見慣的，中小學自不消說，就是最高學府的大學，女子任教職的也很多，當大戰的時候，歐洲所有的教育機關，幾乎全部都爲女子所獨占。但我們對這種現象若一加檢討，便可以查覺有許多結果是不能認爲圓滿的，如：

第一，男女因利害衝突，便不免有彼此仇恨的心理存在，固然在戰爭初起的時候，婦女走了紅運

，供不應求，但和平復現，前線壯丁又解甲旋里，於是職業婦女便大受影響，而人數雖然激減，失業的婦女却不願復回到家庭裏去，依然留在產業界，毫無組織的備受男子勞動者的威脅，結果就是所有工會及政黨對於他們也都抱了冷酷旁觀甚至於仇視的態度。勃拉克霍爾斯特氏 Gertrude Prakhurst 也還這樣的說：『在最近幾年中，……人浮於事，失業者衆。在工商機關裏，英國職業婦人不能放棄她們的工作，使男子得到就業的機會。教育當局不願聘任女教師，當她們向法院控訴時，法官的判決於她們不利。政府所創立製造原料的工業也不僱用女工。時至今日，只有公務機關的職業婦女未受影響。但現在英國人士已經在醞釀一種運動，要使百萬已婚的女人丟掉職業；這些女人都是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及其他機關的職工，她們的人數佔全英生利職業婦女的六分之一。又有一個極有政治勢力的大實業家說，如果社會把女人置在她們原來的地位（即家庭），那麼英國的失業問題便可以解決。……』（見所著「女性主義是死亡了麼？」Is Feminism Dead?）文，載美國一九三五年五月份的 *Harper's* 月刊）可見此間頓的性質的嚴重之一斑。第二，男女因生理組織不同，故工作效率亦不能相提並論，試以歐戰時各國海陸軍工廠的情形為例，女子在體力方面終不及男子，因此有些筋肉勞動全然非女子所可稱為適宜，此外還有的是因為女子對於其勞動中所需要的技術太缺乏訓練，故效率較之男子也難免相形見絀。

第三，無論何國，凡職業婦女加多，就使她們不能學到家庭中所能學到的許多技藝，誰都知道家庭中的職務差不多都是與身體和保養身體有關係的，譬如縫紉，烹飪以及哺育兒女等事都是如此，但現在她們除了一點點機械的爲職業所必需的知識而外，便一無所有，這對於國家民族應該是

如何重大的影響？

僅此三端，即足以說明戰爭對於婦女職業並不是像一般淺薄無識的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完全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五

從以上各段所列舉的事實及種種不同的理論看來，戰爭確是人類「蠻性的遺留」，毫無可疑，假如爲了要想促進婦女參政及易於就職起見便盲目的附和主戰論，真未免是要拿「牛刀」去殺「雞」，而且「所得」也遠不足以償「所失」，記得在上次的歐洲大戰開始不久的時候，男子們興高彩烈的趕赴前綫，大顯身手，婦女們却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二月即聚會於阿姆斯特登 Amsterdam，講求恢復和平的手段。同年三月又聚會於瑞士，四月又聚會於巴庫 Baku 等處，前後數次都是在討論和平的方針。此外如英法德等國的婦女團體在戰爭中也時常有書信往還，以謀彼此相互的了解。直到

大戰告終，她們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就組織成功一個國際婦女平和自由聯盟；自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非戰公約」發表之後，她們又集中注意於縮減軍備會議的進行，所以在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她們曾公布以十八種文字寫成的聲明書向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縮減軍備會議請願；只以英國而論，在同年六月到十月之間就有二百萬婦女加入此種運動；美國也有七百婦人的請願團遊行九千英里在一百二十五個大城演講，可見婦女對於和平，其肯實力實勝過男子。現在中日兩國的人民既都感覺到創痛鉅深，彼此所爭取的最後勝利，皆渺無把握，何不如藉此謀一實現光榮和平的辦法，那麼我們中日兩國的婦女界，爲什麼驟若寒蟬，一聲不響，惟讓歐戰時英法德等國的婦女專美於前呢？所以我們敢邀請中日兩國的姊妹們一致起來參加或促成這個和平運動。

54
803047

SKBC
IG
0440
26